

内部未定稿

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

要 目

回忆“九·二七”和越狱斗争

关于直南豫北地区的特点问题

浚滑汤天门会起义的调查报告

回忆坚守三村一百廿天的战斗

平原乡师党支部的建立及影响

博平人民的子弟兵

鲁西北抗日移动剧团片断回忆

日伪顽制造的张楼惨案

回族抗日英雄米英俊烈士传

对《内部未定稿》的补充修改

意见

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

内 部 未 定 稿

第 十 期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工作组办公室编

一九八六年·济南珍珠泉

目 录

回忆“九·二七”和越狱斗争·····	温元著 (1)
巧攻巧歼 以少胜多·····	乔学亭 (26)
关于直南豫北地区的特点问题·····	李进宝 程墨之 (37)
一支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成长·····	赵震寰 (48)
浚、滑、汤天门会起义的调查报告·····	
·····中共浚县县委党史征编委办公室	(53)
苏鲁豫支队开辟夏永肖杨边抗日根据地	
和创建夏邑抗日民主政权的概况·····	谢胜利 (62)
我对鲁西南建党初期的回忆·····	程力夫 (78)
回忆坚守三村一百二十天的战斗·····	任耀庭 (94)
平原乡师党支部的建立及影响·····	
·····中共平原师范支部委员会	(110)
高唐第一支抗日队伍的建立与发展·····	张金洪 (122)
博平人民的子弟兵·····	胡泮生 (127)
齐燕铭在濮阳交我译发两份电报·····	王瑞璞 (133)
冠县的减租减息与民主民生斗争·····	司洛路 (136)
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片断回忆·····	刘定一 (147)
日伪顽合流制造的张楼惨案·····	姜曰鰆 (158)
回族抗日英雄米英俊烈士传略·····	金晓村 (165)
对《内部未定稿》的补充修改意见·····	唐宏光等 (170)

回忆“九·二七”和越獄斗争

温元著

注：这篇回忆录，原请胡痴同志写。胡觉得限于精力和了解情况有限，难以下笔。后来，许多在京同志酝酿，认为由我执笔较好。当时，我有时间，就动手写了个初稿。经集体讨论，多方调查和多次修改，又经胡痴同志修改，形成现在这个稿子。实际上这是个集体创作，大家意见是由我个人署名，我只好从命。

此件写成后，曾送杨得志总长处审阅，并按总长指示，经本单位政治部审查。

遗憾的是，对罗少维等同志夺枪暴动的具体地点，也是黄兴华、陈经武两位红军干部牺牲的地点，我去济南调查时没能查得清楚。如有同志帮助查对清楚，则不胜感谢。

一九四三年二月，冀鲁豫军区党务委员会向全军区党组织下达了一个重要文件。文件是以通知书形式油印的二十四开小册子，封面标题为《军区党务委员会为罗少维等同志在敌狱组织暴动事告全军区党员通知书》。通知书的正文共五页，全文如下：

“各级党务委员会、总支委员会、分支委员会转全军全体党员同志：

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忠实和贞节，不仅表现在平时，而且更重要的应在敌人刺刀下、监狱中、法庭上，表现出威武不屈、

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伟大的革命品质与气节来。

罗少维、黄兴华、傅仲骅、杨文渊、史涛、赖兴华、温元著、陈经武、刘金标、阎生福、胡痴、孙学智、吴兆义、张璧珩、陈嘉升、栗如桃、范仲美、吴作汉、王成银等同志，他们原来是在陆中、南支、八分区学习和工作，于“九·二七”敌人合围濮、范、观时，不幸被俘，送到济南，入了敌人的监狱。

在监狱中，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阶级立场，曾不断的鼓励着其他同志，决不要向敌人妥协和屈膝，并制造有利时机准备脱逃。

敌人为了要他们投降，使用了卑鄙毒辣办法。天已下雪还要穿着单衣，一天只给两餐（军用小碗一碗）稀饭喝和五两馍吃，饿的他们头晕眼花，腿都抬不起来，稍一有病，即抬到一个冷屋里，生生冻死饿死，拷打污辱更是平常的事情，但他们并未因此而示弱，相反的为了脱险，在罗少维、黄兴华、傅仲骅、杨文渊、温元著等积极活动下，曾组织了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全狱人员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后因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未能实现。但他们再接再励又进行新的组织，终于造成了罗少维、黄兴华、刘金标、陈嘉升、陈经武等五同志于十一月×日白天夺取敌枪的暴动；十二月十三日夜，傅仲骅、史涛、温元著、孙学智等十余同志夺枪越狱的暴动。他们不仅刺杀了敌人，夺得了枪支，而且在他们领导下，影响了其它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壮举。他们又通过了敌人数道的封锁，脱离了敌人的追赶，虽然有个别同志不幸牺牲（黄兴华、陈经武）和失掉联系（杨文渊），但其余同志，均胜利的回到革命怀抱里来了。

这一群优秀的共产党员，十足的表现了英勇牺牲的精神，钢铁般的坚强意志，灵活独断的决心。这两次的暴动，不但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了敌人大的打击，而且轰动和影响了全济南

市的人民——“八路军真是好样的，死也不投降，中国有八路军绝不会亡”。这是我党的光荣。因此，应该提到全军全党进行表扬。军区党委会除了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外，并号召全军全党来学习他们在敌人的刺刀下，不屈不挠的精神。各个支部根据这一事实，要进行对党员的气节教育，发扬忠贞不二，坚决勇敢的革命精神。

军区党务委员会

二月十五日”

（盖有冀鲁豫军区党务委员会的印章）

当时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领导同志，曾亲自接见慰勉这些暴动越狱归来的同志们，并主持党务委员会为其中调来军区工作的同志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四月十七日，军区《战友报》第四期头版，以“忠贞不二、临危不屈——罗少维等同志被通令表扬——这是我党的光荣”为题，报导了军区这个文件的精神。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也以这次越狱斗争为题材，创作并演出了活报剧。

这份通知书，当时曾在军区部队引起了很大反响，起了鼓舞革命斗志和增强党性锻炼的作用，对于包括通知书未尽列名的这一批同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是我党我军在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一件史料。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在发表这个文件时，谨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包括有关同志经历的片断，写出如下回忆，算是对这个文件的注脚和补充资料，以纪念在“九·二七”遇难牺牲了的同志们，并献给我们年青的一代。

（一）

• 一九四二年，是敌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份。这一年，日

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其野心勃勃的太平洋战争，巩固战略后方，在华北大肆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接连不断的对我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五·一”扫荡冀中，随后转向冀南，九月中旬大举进攻冀东，下旬又开始对我冀鲁豫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即“九·二七”大扫荡。这一年我正在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三队学习。

军区陆军中学，实际上就是抗大分校，分陆军中学和步兵大队两个部分，各三个队。陆中是适应党的“精兵简政”政策，为了提高和保存一批干部而建立的，以提高文化为主，集中了相当一批军事政治工作骨干，后来又增设了一个青年队。

九月下旬，在敌华北派遣军统一策划下，以济南日军驻屯部队为主力，协同津浦、平汉、陇海铁路干线及当地之敌伪军事力量，集结了大量的步、骑、炮兵，并配属有快速部队和空军，九月二十六日分多路同时出动，采用突然袭击合围拉网战术，连夜向我冀鲁豫军区根据地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进犯。九月二十七日晨进入我根据地，相继和我军接火。

在敌人这次突然袭击中，我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均未受损失。第二军分区有两个主力连队，当时随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执行任务，发现被日寇包围后，在甘草垌堆与敌展开激战，将日军一支主力部队击溃，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重围。但因敌人来的突然和猛烈，仍然有少数非战斗单位受到损失，其中以陆军中学和南进支队（从冀中南下的部队）机关受损失最重。八分区机关后来也受了损失。

九月二十七日这一天，陆中住在濮县、范县、观城三县的交界地区孟楼一带，拂晓就发现敌情，随即紧急集合向东转移，走了大约二三十里，停在葛口村休息，这时有很多逃难的老百姓从多方面拥来。午后学校继续东行，陆中和校部机关由教育长潘焱同志率领走在前头，步兵大队由副校长余克勤同志

率领担任掩护，并随后跟进（他们后来得以较顺利地突围）。我们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就登上旧范县西边的黄河大堤。这时，突然发现旧范县已被敌人占领，西边的敌人也向我们逼近，东西两面都看见了日本旗。我们迅速沿堤插向西南，迎面大队的日本骑兵，又从南面向我展开；北边敌人也开始向我猛烈炮击——不好了！我们陷入了敌人的合围中心。

对付这种危急情况，唯一办法，是选定方向，坚决突围。为了能有个掩护和观察的时间，教育长率我们转身奔向西北方向离大堤不太远的一个小村。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炮弹接连在我们身边爆炸。烟雾迷漫中，我们班的胡敬亭同志倒下了，他大声的喊叫着，我急忙跑过去将他扶起。可他刚一站起，立刻又跌倒下去。炮弹炸伤了他的腿骨，全然不能行走。于是，我丢下背包，将他背起，迅速离开。跑了不多远，胡敬亭喘息着说：“你放下我吧，别管我了！”这怎么行呢！我不肯，继续背他前进。刚到洼地边上，腿一软跌了一跤。我爬起来安慰他，待要将他背起，他觉出我背他实在困难，又不愿拖累我，坚持不让我再背。他说：“你要赶快走，不能再管我。如果你能突出去，再来找我”。我只好就近把他背到一块洼地，答应他情况过去，一定回来找他。当我快要接近小村时，村西北上响起一阵炸弹和枪声。三队部分同学，在队长王凡同志率领下已经突围了。

在敌人合围圈越来越紧的形势下，学校失去统一指挥，人们开始按照自己的判断和决心行动。我环村跑了半圈，边观察敌情边与几个同志商量如何是好。我发现西南两个村庄之间，没有敌人，就决然向西南奔去。同行的还有一个高个子，我认得他是二队的一位同学。不料在我俩身后很快跟上来十几个勤务人员。人一出，目标就大了，立即遭到了敌人的机枪扫射。跟在我们身后的不少同志倒下了。我俩时伏时跑，我后来因体力

不支，渐渐落在后边。离两个村庄的间隙只有两三百米了，眼看二队那位同学飞也似的跳过了连接两个村庄的路沟。接着，路沟中枪声大作，子弹在我身边嗖嗖擦过，沟被敌人切断了。我忙折回身来，猛跑了一阵，卧倒在一个豆叶堆前，过度的疲劳，一时使我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忽然听见近处有嘈杂的人声。抬头一看，从东边大堤上下来搜索的鬼子已经到了眼前，敌人发现我还活着，马上向我举枪齐射。一阵排子枪过后，敌人用刺刀包围了我。我翻身坐起，一个鬼子用刺刀挑开了豆叶堆，不料豆叶堆里原来隐藏着一个同志（后来得知是南支敌军科长冉再兴）。他身中数弹，血还流着。我突然觉着下巴酸痛，一低头，血洒了一身。我也负伤了。

这一天陆军中学二、三队（一队到地方上帮助工作去了）、青年队和校部机关有不少同志牺牲、负伤和被俘。主任郑思群同志受重伤，后幸得救。教育长潘众同志失去了爱人韩虹。教育处长孙候甫同志，当场牺牲。南进支队机关也受了很大损失。

遇难后的第一夜，我和几十个同志被关在旧范县一间民房里。夜里，我试图挖墙逃出，未能成功。

第二天上午，人们被装上汽车，下午到了郛城，被关进一个破破烂烂的院子里。过了两天，不给吃，不给喝，天又下起雨来，也没个遮挡。敌人在这里匆匆地进行了登记，内容为：姓名、年龄、部职别等，大多数人都改了名，没有一个人暴露自己的身份。几天来人们饥饿、疲劳、紧张达到了顶点。这天夜里，突然发出了一种叫声，一呼百应，凄厉悲壮。不少人猛的站起来，敌伪哨兵手忙脚乱，如临大敌。这是愤怒、惊恐和梦吃的反映，也是对敌人的示威。

第四天，我们被押往济宁。在郛城出发和到济宁以后，沿街都有父老姐妹，不顾敌人的阻挠，出来给我们送饭送水，表

示了敌占区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使我们很受感动。

从济宁到济南的火车上，一个车箱内装了五十个人。都是闷罐车，有的上了锁。我所在的车箱没有上锁，有三个鬼子看守着。这些家伙早已疲惫不堪，入夜后两个靠门坐着的很快睡了，一个靠门站着的也不断打盹。这真是个好机会！如果同志们一齐动手，满可以把他们干掉。看到这种情况，我用肘碰了一下身边的一位同志，想和他商量一下，却没有得到理解，一个好机会错过了。

到济南后，我们被关进靠车站不远的-一个外国石油公司的房子里，紧靠纬一路（现为铁道北街军区木工厂），门上挂有“临时俘虏收容所”的牌子。数日后在这里进行了“审问”，这也是对大多数被俘人员唯一的一次“审问”。“审问”前，一个日本宪兵军官讲了话，叫大家不要怕，“是干部，是党员，说出来要更加优待”。人群中很静，根本没有人相信他的胡说。大概因为人数较多的缘故，“审问”草草结束。此后不久，有一百几十个同志被送进了伪新民会的“救国训练所”。与此同时，一部分同志被送往东北做苦力，后因铁路不通，又返回收容所。不久，也释放了一些老百姓（其中有我们一些穿便衣的同志）。

一九四二年，日寇在大喊华北“治安强化”疯狂扫荡的同时，还大肆玩弄“怀柔政策”，企图瓦解我抗日军民的斗志，居然也讲起优待俘虏来了，真可谓煞费苦心。敌人的“宣抚班”不断派人来收容所“宣抚”，有时还带来大幅宣传画，把人间最恶最坏的事都画上去。画上画着八路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甚至残酷的将婴儿挑在刺刀尖上，其实这些正是日军自己的写照，现在拿来诬蔑八路军，欺人自欺，实在太卑劣，太愚蠢了！有一天伪新民会又派来了个“总务部长”，叫个谷什么东西，自称是老国民党员，参加过国民革命，大放其

“曲线救国”的厥词，真是“该死不死的老贼”。隔了几天一个姓龙的“宣传部长”也来了，更是无耻之尤。

(二)

我们被俘后的思想，就是急于设法逃跑。路上我几次想跑没有成功。到济南不久，有个同志在解手时越墙被抓回，毒打之后被枪杀。现在想跑更不容易了。怎么办呢？总得有个法子才行。

有一天早晨，我去厕所，适逢鬼子集合作操。枪架在一边，看上去不过三四十人，我头脑中立刻发出一个问号。不能把这几十个鬼子干掉吗？我们学校这次被俘的同志较多，而且大多是党员干部，只要组织起来，完全可以把敌人干掉！我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尽快找人商量。

第二天，当太阳把光和热送给大地的时候，我们都出来放风，取暖、捉虱子。我缓慢的在人群中走动、搜寻。杨文渊同志终于被我发现了。他正在一个角落，背依着墙，一面捉虱子，一面想什么。我不声不响地靠近他，也坐下来捉虱子。杨文渊是青年队的指导员，以前是校部的干事，我们过去就熟悉，他警惕的看了一下周围，先开口问我：伤怎么样？我说没关系。随后，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了我的想法。他回答得很郑重，他说：“让我再考虑考虑！”

过了一天，杨文渊告诉我：“二队的罗少维同志有同样的想法”。他自己也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的意见是成立一个“临时行动委员会”，除我们三个人外，请一队的张经五同志也参加领导，但不参加具体工作。因为他入校前是军区秘书股长，知道机密较多，应更多的注意隐蔽。我立即表示完全同意。过天，我们几个碰次面，发展组织的分工负责。杨负责校

部和青年队，罗负责二队，我负责三队。一个有组织的越狱活动，从此开始了。以后还提出过其它任务，如了解情况，揭破敌人的欺骗宣传等等，但主要是发展组织，准备暴动。

在我发展组织的过程中，除个别同志外都很顺利。我首先发展的是唐士尧和焦俊生同志。他俩年龄和我相仿，都不过二十岁。小唐在部队时任排长，在陆中和我是一个班，和他见面时，他还以在学校时的称呼对我说：“学习组长，咱们被俘这么多人，不能想个办法一块跑出去吗？我看鬼子人不多，也很麻痹……”。小唐的话使我高兴极了，简直是人同此心，何患不成。焦俊生同志听了我的意见后，也非常赞同，并且说南进支队机关这次受了损失，被俘的干部不少，许多他都认识，他可以联系一些南支的同志，我表示同意，并告诉他先和张璧珩同志谈谈。焦和张都是从南进支队到陆中学习的，以后通过他俩和二队的李振声同志，联系了南支一些同志。

一天，突然听说要搬房子，立刻引起了我们的警惕。暴动组织已具雏形，如果被分散了着实可惜。第二天果然搬了，搬进斜对门原美孚石油公司的仓库。这个仓库大体上是个长方形，大门朝西，开在院子的西南角上，大门南边沿墙是几间汽车库，大门北边是窄长的厨房和厕所，并连接着一座方形的住室。二十五个鬼子和一个翻译都住在这所房子里。院里东北角上还有一座房屋，里边没住人，院子中央偏东一点是一座完全由钢筋和厚铁皮装成的大库房，我们这些“俘虏”全都关在这里。显然敌人这次搬房子，是为了便于看守。从这一点上去推测，我们在济南还有一段时间停留。

关进这个大铁房子不久，人们开始轮流被带出去挖封锁沟和修飞机场。每去一次，发给五角伪币，很象已被日本财阀买下，当作劳工使用。由此进一步推想，如果再有变动，恐怕不是去东北，就是到日本了。

紧挨在我身边睡的两个同志，一是三队同学黄文泉，一是二队同学阎生福。阎入校前是付连长，他常对我说：“这次真倒霉，要是在部队里，别说当鬼子的俘虏，他连我一根毛也拔不了。”并说：“总得找个机会跑出去”。我心想让他参加暴动，定是一谈便成。我和罗少维同志讲过他的思想，罗叫我跟他谈谈。有一天上午，趁人们到院里放风之际，我向他说了我们的想法。没料到，他的回答完全出我意外，他说：“事情不要想的那么容易。现在我们手里连个铁钉也没有，住在这么大的城市，周围都是敌区，一定有很多据点，又有公路网、电话网、铁丝网、封锁沟，就是在里边搞成功了，也跑不掉，不如……”。我截断了他的话，指出他光看到不利的一面。没等我说完，他又继续说他跑不脱的理由。我看话不投机，不能勉强，说了句：“以后再说吧”。从此以后，直到他挨日本兵的打（这是后话），我再也没去和他谈组织暴动的事。黄文泉同志，经我一谈就参加了。

“临时行动委员会”很快发展了六十几个成员，其中有一个同志是在泰西做过敌区工作的，他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济南外围的情况，另一个同志，在清扫东北角上那座房屋时，拣到了一份济南市区详图，字比米粒还小。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的准备工作，增强了我们胜利的信心。暴动的行动计划大致确定了。

敌人为了便于控制，将俘虏每五十人编成一个班，指定一个班长，另外还指定了两个中队长，都是大个子，一个是南进支队的总务股长于东章，一个是电话班长。于东章的干部身份是否暴露，无从得知，我们的活动很忌讳他。在俘虏中有一个常同他接近的人叫邢方银，被俘前是南支二十一团的副团长，在调动工作的路上被俘，从了解中他没有暴露。我们组织中不少同志都感到对于这位副团长应该有点什么义务，提议让

他参加。经研究，我们决定把大暴动的准备告诉给他，听取他的意见，以便更好的举行这次暴动，他欣然同意了。

在这里，每日天色近晚，鬼子用汽车载来几桶半生不熟的小米饭，来延续“犯人”们的生命，届时要有很多人来领饭，鬼子也开始吃饭，院子里比较混乱，大暴动就选定在这个时机。

我们的暴动方案是：六、七十个同志，大致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负责解决几个哨兵，一部分负责堵击汽车库里吃饭的鬼子，一部分闯入鬼子住室，控制电话，干掉两个值班的鬼子，夺取室内枪枝，而后支援堵车库的同志。每个部分分成若干小组，统由罗少维指挥。日本小队队长和翻译官单独在一间屋内吃饭，由罗少维率几个最强壮的同志去对付。届时，行动信号由杨文渊发出，敲挂在院内大槐树上的铁轨。我的分工是参加搞哨兵，然后负责组织群众队伍。按照这个计划，对翻译不准伤害。如果搞的好，可以一枪不响。结束战斗后，部分同志穿上日本军装，挟持翻译官一同外出。趁天色黄昏，干掉敌人市郊关卡。一千多受难者，一夜之间就可以自由了。

十一月十六日，几十颗心，不，很可能是上百颗心，都在加速的跳动着，盘算如何同敌人决斗，如何把敌人尽快消灭，如何走出监狱，以及回到部队如何去告慰那些怀念着自己的同志们。这一天的下午，表面上仍然是一切如常，但一切又好像和往常不同。我总是在不断的观察，观察着敌人，也观察着同志。我观察到有不少的人用破布条搓成绳，把鞋绑扎的紧紧的，象过去在部队中行军打仗一样。没想到连那个当中队的电话班长，也用绳子绑紧了脚。这显然是有人偷偷的告诉给了他——今天是预定举行暴动的日子！

大槐树的阴影，静悄悄的爬上东墙，又从墙内翻出墙外，监狱里的风暴很快就要来临了！这时大门外突然传来汽车喇叭

声。是送饭来的？不，时间还早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正在纳闷，太门当的一响开了，两辆汽车载着几十个鬼子兵开进院来，我吃了一惊。但见鬼子一个个跳下大都没有武器，不象是来抓人的，才放了心。鬼子很快把人从铁屋中赶出，原来是一群卫生兵，要给大铁房子消毒，一直折腾到天黑才走。这真是事出意外，暴动计划一下子给打乱了。可万万没料到，这天晚上邢方银动摇了，他说大暴动太冒险，太无把握，不同意搞了。杨、罗和我一肚子窝火。但在当时情况下，只好竭力压制，暂时向他让步，表示反正今天搞不成了，可以再作商量。随后，杨、罗和我又碰了个头，共同的决心是：明天继续干！

这天夜里，我想好好睡上一觉，以补近几天睡眠之不足，也可把突如其来的不愉快忘掉，可是怎么也办不到。明天邢方银又会是什么态度呢？我们不听他的意见，他会怎么样呢？没法得到答案。天快明时，我才朦朦胧胧的睡去。

昨天晚上邢方银的表现，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对于参加暴动的广大成员来说，暴动移到第二天是必然的。因此，人们都保持沉静，耐心的等待着第二个黄昏。然而他们渐渐的不安起来。又发生了什么事？邢方银看出了我们不听他的话，他不断地和我们纠缠，坚持他的意见，有时还流露出一丝威胁。他说于东章也知道了我们的事，昨天来搞卫生消毒并不是偶然的，甚至说：“如果你们坚持要搞必然要失败”。他还大言不惭的说他“要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大暴动很难再搞。争论最后成了谈判：大暴动可以不搞，同志不许出卖，邢方银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一个多月来，寄托着囚徒们希望的大暴动流产了。

(三)

大暴动的计划受挫，罗少维同志简直快要气疯了。当天晚

上，他两目满含怒光，在室内踱来踱去。我走过去，劝他不要这样，“现在需要沉着，然后再想办法”。他苦苦的笑了笑，摇了摇头。当晚我一夜没睡，第二天该我们班去做工，我因心情过于恶劣，向班长张三培（暴动组织成员）说了声：“我头痛”，他在别班找人顶替；我就没去。我蒙头睡下，想思索一下该怎么办？这一天，真是思绪万千，脑袋里象是开了个杂货铺，想这想那，想前想后，都没想出个头绪，很快大半天就过去了。忽然我觉得头有些发热，伤口也隐隐作疼，耽心会病倒，于是赶忙翻身爬起，天已经很晚了。按往常情况，已经到收工回来的时候，现在还一点动静没有。我心里一动，赶忙到罗少维、杨文渊班上去看，才知道他两个都去做工了。我顿时意识到今天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安的心情，使我不时走向门口，恨不得一步跨上千佛山的峰顶，看看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竭力抑制住激动，等一会，再等一会，终于大门铁栓铛的响了两下，门开了，被押去做工的同志们回来了。队伍一解散，几个腿快的先跑进铁屋。未等我开口，走在最前头的一个人说：“真有种，把鬼子的大盖枪给扛跑了”。我听了又高兴、又着急，一心想从人群中搜寻出我想要见到的两个人，直到大部分人进屋以后，杨文渊才被我发现，罗少维却没有见到。

很快我就弄清，今天挖封锁沟的地方，发生了暴动，夺了鬼子的枪，三个同志脱险，两位同志牺牲。对于这天的情形，后来罗少维同志述说甚详：

“那时太阳还有两竿子多高，眼看就到收工时间，我再也耐不住性子。那时刘金标、陈嘉升正去解手，我把铁锹一扔，走了几步向在沟上边的张三培说：“老张给我碗水喝”。张三培舀了碗水递过来。我本来有话想和他讲，没等我开口，转身就走掉了。我喝了口水，直觉憋气，把碗一扔，向沟东头走

去”。

老罗接着说：“我走到黄兴华、陈经武身边，用胳膊碰了他们一下，说了句“走，解手去”，他俩立即丢下铁锹，和我一齐向沟头走去。沟头上几个鬼子，正坐在一块咕哩咕噜的不知说些什么，其中一个鬼子正在看表，枪就架在他们身边不远。我摸了摸腰袋，装做要去解手的样子，走上沟去，紧走几步，一伸手就抓住了这架枪。老黄、老陈也快走两步，我们每人拿了一支，大摇大摆的向东南山区走去……”。

几个鬼子一时不知所措。开始是向他们三人“唉！唉！”的喊叫，三个人越走越远。看表的鬼子吼了一声，跳起来就追。罗少维三人开始猛跑。与此同时，刘金标、陈嘉升也向山的南麓跑去。鬼子汉奸顿时乱了套，急忙拿起枪，乱叫：“不许动！”然后让俘虏们都集中在沟的中间。丢了枪的鬼子兵拼命追赶，一个带自行车的汉奸去据点报信。在把俘虏队伍集中起来以后，又有几个鬼子，随后追去。

山在傍晚时看来好象很近，其实离挖沟的地方有好几里远。黄兴华、陈经武的腿过去都负过伤，黄的腿上还有一颗子弹没有取出来，跑了不到二、三里地，两人就跑不动了。追上来的鬼子，边追边射击，越来越近，黄兴华回头开了两枪，鬼子们连忙卧倒，黄、陈又继续奔跑。跑了一阵之后，又回头射击。跑在最前面的罗少维也停住了脚步，向敌人瞄准射击，掩护黄、陈二人。这时，大队的伪军已在不远的道路上出现，也向他们三人侧击。几个同志的勇敢行动，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野战。后面追上来的鬼子开始对他们采取包围态势。黄兴华又回头射击，可是已经没有子弹，他一气把枪扔了。那个丢了枪的，空手追来的鬼子兵，紧跑几步拾起了这枝枪，迅速装上子弹，跑到附近一个坟头上，开始向他们三人瞄准射击。黄、陈相继中弹，罗少维觉得头上有汗在流，忙用手抹了一